



# 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论集

主编◎王 宁

副主编◎李运富 王立军



语文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项目  
“基于训诂学的汉语词汇语义学与中西方语义学比较”成果汇编



# 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论集

主编◎王宁

副主编◎李运富 王立军



 语文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论集/王宁主编.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 10 (2011. 3 重印)

ISBN 978-7-80241-453-2

I. ①训… II. ①王… III. ①训诂—文集 ②汉语—词汇学: 语义学—文集 IV. ①H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5760 号

**训诂学与词汇语义学论集**

主编 王宁

副主编 李运富 王立军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87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 - 2,000 定价: 22.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序

王 宁

20 世纪的后 20 年,是汉语研究走向世界的 20 年,是汉语研究进入自己方法论的探讨、寻找自己道路的 20 年,也是中国语言学逐步有了自己的流派、自己的理论、自己的队伍的 20 年。

20 和 21 世纪之交,汉语研究在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后认识到,固守旧传统而不加变革是没有出路的,全盘西化不但没有出路,而且是危险的。遵循汉语的事实,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秀传统,学习借鉴西方真正先进的语言学理念,在方法上走向辩证和综合,应当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中国语言学学科结构的完善,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一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如果说,20 世纪中国语言学学科结构的进步表现,是语法学打破文字、音韵、训诂的格局得到发展,那么 21 世纪中国语言学学科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应当有两点:一点是文字学与语言学的分立;另一点是语义学打破语音、词汇、语法的格局得到大力的发展。我们设立的“基于训诂学的汉语词汇语义学与中西方语义学比较”的课题,就是基于国内外语言学发展的事实而提出的。

语义学的兴盛是世界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更是汉语语言学发展的必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语义学成为世界语言学发展趋势的原

因：首先，西方结构语言学从语言形式出发，进行普遍句法的描写，在发展比较成熟以后，由于方法论的缺欠，产生了危机，需要增加新的解释机制，语义因素的介入于是成为必然的趋势。其次，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人机的对话与多语的对译成为迫切的需要，这一工作赋予语言学新的任务，就是从信息论的角度处理语义，探讨语义解释的模型。再次，高科技的发展与知识的爆炸，迫切要求人类智力的开发，语言习得问题成为不可避免的尖锐话题，引发了认知心理学对语言学的介入，认知心理学探讨接受者对语言理解的速度与信度，最关注的必然是语言的意义。这三点，对当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冲击力，语义学不但在语言学的各门类中自成体系，而且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信息技术交叉发展，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正是在西方语言学打破纯形式研究为主流的格局向语义投去关注目光的时候，汉语训诂学复苏后，明确地找到了它在当代汉语语言学学科结构中的位置。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核心是研究意义，“小学”以意义的解释为研究的出发点，又以对意义系统的认识为研究的落脚点，积累了丰富的处理语义的经验，形成了围绕意义考虑语言问题的习惯。加之汉字是表意文字，它使意义脱离语境仍然是既可识又可辨的实体，在汉语研究中，对意义的关注，产生意义可以不依附语境而独立存在的意识，都是“与生俱来”的。19~20世纪西方语言学传入中国后，虽然很多人亦步亦趋地对它模仿，向它学习，但是由于汉语缺乏典型的语法范畴，对纯粹形式化的句法研究不能适应，中国传统语言学发展的空间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被剥夺。旧训诂学由于实用的目的，理论的提炼是不够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芜杂，因此定位不明，难以进入现代语言科学领域。训诂学在20世纪80年代恢

复了正常的继承后,意识到自己的弱点,努力寻找它在当代的定位。

学科的定位必须做到:研究的对象是固定的,与周边的关系是清晰的。一个历史的学科要在现代定位,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历史为之积淀的先天基础是什么;第二,现代科学已有的结构给它留下了什么位置。

章太炎先生把旧“小学”改定为“中国语言文字学”<sup>①</sup>,内容包括自隋代开始就已经逐步界划明确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科<sup>②</sup>。三者都以汉字为基础单位。训诂学研究的范围是意义——文字的造意映射出的语言的词义。训诂学的这个历史定位,成为这门学科走向现代的先天条件,决定了训诂学在现代语言学领域里只能是也已经是汉语词汇语义学的前身,但它立足于实词意义系统规律的探讨,是与西方词汇语义学立足点、方法论和追求目标完全不同的词汇语义学。

任何语言的研究,都要对一批语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处理,语言学理论是概括的,但必须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概括,是离不了语言现实与语言经验的,如果一种语言理论的普遍性连自己的母语都无法涵盖、无法解释,是不会有说服力的。每种语言都需要表达精确,因此,语法丰富的语言语义相对疏简,而语法简单的语言语义则相对丰富,这恐怕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汉语属于词根语,它的表达更多的是依靠词汇意义的丰富,汉语中的词汇语义现象,很多是语法范畴严密的

---

①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载《国粹学报》第2年24~25期。

②《隋书·经籍志》在刘歆《七略》列“小学”的基础上,将“小学”分为训诂、体势、音韵三类。宋代王应麟在《玉海》里解释“体势”一词说:“谓点画有衡从(横纵)曲折之殊,《说文》之类。”这就是“小学”的下位概念,专门研究文字形体的“文字学”。

语言不具备的,因此,汉语语言学在词汇语义的研究上应当对普通语言学做出贡献。

但是,要把属于“小学”领域的训诂学改造为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词汇语义学,是必须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念、方法和精神的。在西方,不论是古典的语义学还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语义学,都兴起于欧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语义学大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它一开始属于历史语言学,20~30年代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共时描写的一些方法,D.索绪尔提出的系统性、联想关系等概念,为结构语义学打下了基础。随之,语义场理论和成分分析法也有了发展。50~60年代苏联语言学采用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论来对待语义问题,其中也有很多值得吸收的地方。继承不是全盘吸收,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在我们改造旧训诂学,并在它的基础上创建现代意义的汉语词汇语义学的时候,要想借鉴国外语言学的成果,必须首先学习国外语言学,准确了解,认真辨析,才能有效而恰当地吸收。

有鉴于此,我们的课题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于训诂学的汉语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构建;另一部分则是中西方语义学的比较。这本论文集就是这个课题研究的初步成果,这些成果是很不成熟的,只是为课题的深入发展探探路,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处理语言材料,更好地把握研究方向。

## 目 录

序 .....	王 宁 1
论词的语言意义的特性 .....	王 宁 1
论汉语复合词的词素意义 .....	李运富 15
古代训诂与汉语词汇语义研究 .....	符 渝 齐元涛 30
言内语境下的《毛传》不等值训释分析 .....	凌丽君 40
现代汉语多义词素研究中的几个原则性问题 .....	孙银新 55
语素的语体差异对其构词的影响 .....	卜师霞 67
宋代墓志复音词来源考察 .....	李运富 王海平 73
“或”、“或者”的意义虚化过程及动因 .....	刘 利 周广干 93
吴语与闽语词汇语义比较语料库的建立 .....	许小颖 109
字与词的跨越:从字意到词义 .....	王立军 116
从系统功能语法看《说文解字》潜在的范畴化过程: 以概念整合理论为平台的系统分析与计算描写 .....	彭宣维 126
浅谈中西方多义词理论的异同 .....	孙 炜 251
从应用语言学视角看俄罗斯语义学 .....	朱志平 刘卫红 步延新 266
从动词语义研究看西方语义学与俄罗斯语义学 .....	马思宇 朱志平 步延新 282
从语义和句法的角度看英语的多词动词 .....	周士宏 300



# 论词的语言意义的特性

王 宁\*

语言学里经常所说的词义,指的是词的语言意义。这种意义是脱离具体语境而存在的,是在词的聚合状态下贮存着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无语境义”或“贮存义”。没有哪一个人说话可以全面体现一个词的语言意义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但是,任何人说话都不能违背这个词的语言意义。词的语言意义是词的言语意义的集中、综合和不同程度的概括。这种意义被记录在词典里,已经含有了编者的主观理解,由于这种主观理解的动机是尽量向语言实际靠拢,而且也可以按照语言实际去检验,所以还是带有客观性的。对于这种不同于言语意义的语言意义,很多论著受逻辑语义学的影响,用逻辑学的概念内涵去比附词义,经常称之为“概念义”。“概念义”这个术语是不准确的,会引起一系列的误解。逻辑概念是用词来表示的,词义与概念的内涵当然也有——起码有一个义位是重合的;但是,词与概念在本质上应当不是同一的关系。在语义学里,语义的基础单位是词,词义究竟是什么,应当是讨论问题的起点。只有弄清楚语言意义的特性,才能在讨论词义关系和词义系统的时候不出差错,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加以论证。

## 一、社会性是语言意义的本质特征

语言意义是使用同一语言的社会集体在相互交际的过程中经过磨合而形成的,这种磨合以相互理解为前提,是不经公开商榷地暗中进行的。只有社会成员对同一个词的词义有着共同的理解,人们彼

---

\*【作者信息】王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

此间的交际才有可能顺利进行。随意更改或歪曲词义会造成语言混乱,使语言这一交际工具的作用受到影响,甚至导致交际的失效,也就必然造成社会语言的被破坏。

由于语言意义的社会性而产生它的广义性。语言意义的广义性表现在词所指对象有限的广泛性。我在1987年谈到词的贮存义和使用义(即言语意义)时,对词的广义给予了如下说明:“所谓词的广义,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一方面,词的某一义项所能适用的物类和事类往往不止一种……另一方面,某一义项能适用的是这一物类和事类的全体,而不单指其中的某一个。任何词在贮存状态时,都具有这两种广度。但是当它一进入使用状态,这两种广度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指向单一了,有的甚至具体到某一特指上去。”<sup>①</sup>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明广义性:任何言语的词,指向都是单一的,而语言的词是把全社会所有具有现实性的言语意义综合在一起而具有了广义性。所以,词的广义性更准确地说,应当是社会的词在它所适应的全部语境中指向的广泛性。

这种广泛性是有限度的。以形容词“粗”“细”为例,我们可以在大量的语料<sup>②</sup>中统计出它们指向的对象:

指向	粗		细	
指向 名词	粗大	① <u>钢筋粗</u> 、 <u>脖子粗</u> 、 <u>粗麻绳</u> 、 <u>腿短而粗</u> 、 <u>粗的竹筒</u> 、 <u>指头粗</u> 、 <u>碗口粗的树</u> 、 <u>脸盆粗的松树</u> 、 <u>又粗又长的铁链</u> 、 <u>腰粗</u> 、 <u>粗线条</u> 、 <u>粗眉大眼</u>	细小	① <u>细绳子</u> 、 <u>细枝条</u> 、 <u>细竹笋</u> 、 <u>细脖子</u> 、 <u>涓涓细流</u> 、 <u>细铁丝</u> 、 <u>细线</u> 、
	粗糙	② <u>粗钢</u> 、 <u>粗面饅</u> 、 <u>粗硬的铺板</u>	细密	② <u>细小米</u> 、 <u>细布</u> 、 <u>细磁碗</u> 、 <u>细皮嫩肉</u>

①王宁《文言字词知识》第69页,北京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②统计的语料来自《人民网》([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dj\\_index.jsp](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dj_index.jsp))2001~2009报刊。

指向	粗		细	
指向名词	粗重	③喘粗气、粗声吼着、粗嗓门	轻微	③细声细气、慢声细语、细嗓门
	粗鲁	④对媳妇动了粗、粗言、粗话、令人恶心的粗口、报粗口		
指向动词	粗疏	⑤做事过急过快过粗、方法过粗、工作做得粗、粗选、粗读、大类粗分	细致	⑤细化、细分、了解得细、深挖细查、做细工作、细想、细读、细听、看得细、细数、细细品味、精挑细选、细嚼慢咽
	粗略	⑥粗放式、耕种有精粗之分		⑥精耕细作、精学细研、精雕细刻
	稍微	⑦粗通文墨、粗通汉语		

“粗”和“细”相对而言，①可以用在圆柱或圆条的物件上，形容它们横切面的大小程度，意思是“粗大—细小”；②可以用在材质上，说明它们内部元素结合的紧密程度，意思是“粗糙—细密”；③可以用在呼吸和出气上，说明呼出气流的用力轻重与气量多少的程度，意思是“粗重—轻细”——上述这些都指向名词。④可以用在行为上，说明操作过程周到完满的程度，意思是“粗疏—细致”；⑤可以用在工艺上，说明操作方式详略的程度，意思是“粗略—详细”；⑥“粗”可以用在认识上，意思是“稍微”，对立的意义不用“细”，而用“精”；⑦也可用在说话上，说明态度和内容低俗，意思是“粗鲁”，对立的意思不用“细”，而用“雅”——上述这些都指向动词。这些从言语中总括起来的词义，都是语言意义社会性的表现。词可以指向的范围是汉语母语的人群共同认可、在共同使用过程中巩固下来的。一个词只要还在被使用，它的广义度就会随时发生变化，所以是开放的。

词的广义度只能搜集、描写，不能全然采用逻辑推论去确定。也

用上面举到的“粗”与“细”来说,我们在语料搜索中可以发现:用在材质上的粗、细具有“粗疏—细密”的意义,可以经过联想引申到行为动作上,这个意义的指向可以扩大到思想感情等精神层面上。由外部触觉上的感觉到内在的心理感受,这可以说是合乎广义扩展规律的。除了“粗心”“细心”外,我们还可以说“心硬”“心软”“硬道理”“软道理”,可以说“热心”“心凉了”,可以说“心宽”“心胸狭窄”等等,但“长”“短”用来指向心理活动的例子却很罕见。这是很难用逻辑性来解释的。

词义的理解不能完全依靠逻辑类推,还因为意义有时要服从语用的习惯。同样是物件的直径大,汉语只说“肥裤腿”“袖口宽”不能说“\*粗裤腿”“\*袖口粗”;同样是材质的粗细,汉语只说“细木家具”“细瓷器”,不说“\*粗(细)铁家具”“\*粗(细)玻璃窗”,能说“粗话”,对应的不是“细话”而是“雅语”,能说“粗通”,对应的不是“细通”而是“精通”……这种伴随着语用习惯产生的状况,都不是逻辑推理所能覆盖的。

正因为词义社会性造成了它的广义,所以释义需要适当概括。有人把释义需要适当概括说成是词义的概括性,这是不妥当的。用逻辑概念的内涵来代替词义,一般的生活用语是很难适应的。

## 二、经验性是词义有别于概念的重要特征

意义在最初被词形也就是语音所负载,是人们体验或观察某一事物或事件后所获得的感知成果,也就是一种经验,经验是人在实践过程中对外在世界的心理反映。与构词有关的经验往往只是对事物表层的可观察现象的感知。词义不同于概念,正是由于它来源于人的感知经验,并不都是或大部分不是经过抽象思维提炼本质属性的结果。例如“水”:

- ①《说文解字·水部》:“水,準也。”
- ②《白虎通·五行》:“水之为言準也,养物平均有准则也。”
- ③《尚书大传》:“非水无以準万里之平,非水无以转远道之重任也。”
- ④《管子》:“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 ⑤《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

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⑥《易·说卦》：“坎为水。润万物者，莫润乎水。”

⑦水：最简单的氢氧化物，化学式  $H_2O$ ，无色、无味、无臭的液体，冰点  $0^{\circ}C$ ，沸点  $100^{\circ}C$ ， $4^{\circ}C$  时密度最大，比重为 1。

这 7 条关于“水”的知识，都来自人在近距离接触水或直接运用水产生的经验。我们来分析这些感知和认识与词义的关系：

①②和③的前一句，反映了人对自然水“平准”①特性的感知，水和农业生产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农田的浇灌中，最容易体会到水的平准特性，浇灌必须整地，低洼的地方水满了才能再向前流动，高出的地方水总是最后到达，这就是“盈科而后进”。人对水独特的特点的感受，又是从生活经验中与相关参照物的比较中得来的。水的参照系是金、木、火、土这些固态、气态的自然物。水与这些参照物的差别在于它不论是流动还是静止，都能保持表面的平准。“水”古音在“书”纽“旨”韵，“准”古音在“章”纽“文”韵，《说文解字》和《白虎通》以“准”训“水”属于声训，不论是经验事实还是语言关系，都说明“水”和“准”是同源词。也就是说，“水”是以它在自然状态下表面永久保持平准而命名的。因为平准这个特征被凝固到语音中，所以“平准”成为词义的一种内部形式，也就是它的词源意义。

③的后一句和④⑤，是人对地面上的水和地下水的流动状态和天上雨水落到地面的状态的认识。地面上的水和地下水都是流动的，所以“流”是水的必要属性，在双音合成词“水流”里，这个“流”被作为义素析出。天上的雨水则是落下的，《说文解字》：“雨，水从云下也。”“雨水”即“落下的水”，“下雨”的“下”，也是从单音词中析出的必要属性。这些都说明人的经验已经凝聚在词义里，属于语言意义。

⑥是对水能够浸润万物的功能的认识，这种认识与靠天吃饭的农业有直接关系。在实践中，人们还可以通过观察对水的功能作出很多判断，例如：水能载舟，又能覆舟；水能养鱼，水能洗涤，水涝可以

---

①《说文解字》：“水，準也。”“準，平也。”这里的“準”是表面呈水平状态的意思。古代的水平度量器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制作的。《史记》有讲古代经济的“平準书”。

成灾……这些认识都准确地反映了水的某一种实际情况,但是这些经验没有被“水”的语音承载;也就是说,在“水”的词义里,没有将这种认识注入,因此,它只是一种认识,要用句子来表达,而不是词义。

唯有⑦,才是化学和物理研究的成果,这里给水下的定义是经过科学实验、运用抽象思维概括出的概念定义,反映的是水的本质属性。只有“水”作为化学或物理学的科学概念时,这种完全脱离感性的定义,才能存在。科学概念是世界通用的,科学概念没有下面我们将要讲到的民族性。

如果我们再仔细考察①~⑤那些已经被凝结在“水”的词义里的认识,就会发现它们都没有经过逻辑推理,只是一种感知经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经验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语言使用的群体通过交流,凝聚在词义中的智慧。这种经验属于民族,属于社会。经验性才能说明词义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只有经验性能够解释虚幻的词——如鬼、神、魔等——的意义和非科学的词——如人用大脑思维而汉语都用“心”表示思维——的意义的客观性。阐明词义的经验性,才能真正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语义观。

### 三、民族性是词汇意义不可或缺的特征

词义的社会性和经验性必然带来的又一个特点是词义具有显著的民族性。民族性的主要表现首先是词汇意义及其关系中反映出的历史文化特性。由于词义是经验的,在词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势必要受到使用它的民族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不同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心理状态以及民俗风情的不同,必然导致认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到词义上,造成了词义的民族特点。如果我们把词义和概念混淆,对词义的民族性就会完全忽视。认知语义学在总结词的意义关系时,将词义的产生、发展中显示出的相关关系,用“隐喻”和“转喻”来解释。“隐喻”是指由于事物的像似性引起的联想导致词义的相关;“转喻”是指由于事物的共现性引起的联想导致词义的相关,这是一种很符合事实的概括。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事物的像似性和共现性,不是纯粹客观事物的客观关系,而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心理中的反映。因此,像似性与共现性必然带有民族的特色。所以,汉语的隐喻和转喻,只能从汉语的语言事实中去寻求,而不能

完全套用其他语言的现成规律来解释。

我在这里转引陆宗达先生与我合写的《训诂方法论》中所谈到的“同状的引申”来说明“隐喻”的民族性<sup>①</sup>：

### 同状的引申

两种事物本质不同，形状、性质、用途、特征相似，可以引申，即可以同词或同根。

#### (1) 同形

例如，“互”的本义是绞绳的工具，形状像抖的空竹，挂肉的架子形状与它相似，所以也叫“互”。《周礼》“牛牲之互”，注：“悬肉格也。”“釜”，即是“釜属”（锅），又当“盂”讲（兜釜），是因为锅与盂形状相同。“瓢”与“勺”一大一小，形状相同，二字同源。章太炎先生在《文始》里将“莢”（渔人夹鱼的器物），“箝”（夹箭的器物），“簞”（即箝，后引申为燕子的嘴），“翹”（古代笛子的吹嘴儿，与燕子的嘴同形），“教”（蟹箝的假借字），都定为同源词，有人讥其“联系太广”，其实，他正是根据同形可以互相引申的规律而言的。

#### (2) 同态

例如，劈柴叫“斯”，瓮破称“斯瓦”，声音散裂叫“嘶”，流冰称“嘶”，后来把东西扯裂叫“撕”。这些词都同根，都是由于它们破裂的状态一致而同源的。

#### (3) 同用

例如，划船叫“𦨭”，后作“划”，犁地叫“铧”，二字同源，因划船破浪而行，犁地破土而进，其用一也。又如，《说文·十四上·金部》：“铤，金之泽也。”意思是把铜器擦亮，去其污锈。“洗”是刷洗去垢，两义因同用而相通。

这里所说的“同状的引申”，就是认知语义学所说的“隐喻”，但是，绞绳的工具与悬肉的架子同形而共名、划船破水与犁地破土同一功能和原理而同源……不但是中国的事物，而且是因为华人的特殊观察和感知才反映在语言造词的社会行为中的。事实说明，在不同

---

<sup>①</sup>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此处引用的部分见“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一节，该书155～156页。

的语言里,哪些事物同状,事物之间哪些特征相似,也就是具有像似性,是受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限定的,也要受到这个民族观察事物的方法和习惯的影响,普遍的概括是建立在不同民族的差异性基础上的。

下面再引用《训诂方法论》中所谈到的“同所的引申”来说明“转喻”的民族性<sup>①</sup>:

### 同所的引申

在同一事物身上,具有多种不同的性状,这些性状因为同时在一个事物中出现而发生联系,便能互相引申。而这些性状与它所存在的事物之间也有必然的关联,也可以互相引申。

第一种情况,是在同一事物中,不同性状的联系。如“横”,《说文·六上·木部》“横,阑木也。”段注:“阑,门遮也。”古“横”多写作“衡”。《诗经·陈风》传:“衡门,横木为门也。”《周礼·考工记》:“衡四寸。”可见“横”的本义是拴门的插关。统一在这个事物上发展出两个意义:一是纵横义,因为门插关是横置的;另一义是阻挡、蛮横,如《孟子》“待我以横逆”,《汉书·吴王濞传》“吴王日益横”。因为门插关是挡住门不让开的,所以有此义。这两个意义都在“门插关”上相联系,同所而引申。又如“阶”,《说文》训“陞也”,是台阶。台阶也有两种特点:一是一层层地高上去,所以有“等级”之义;另一是登堂必由之路,所以有“通道”的意义,《易·系辞》:“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诗·大雅·瞻卬》:“妇有长舌,维厉之阶。”“阶”都当“通道”讲。这个意义由静至动,可以发展出“导致”“沿着”的意思。《左传·隐公三年》“阶之为祸”,《成公十六年》“多怨而阶乱”,都当“导致”讲。“等级”与“通道”、“导致”也是因同所而相关。

第二种情况,是性状与其所存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方”是“併船”,也就是两个船连在一起。《尔雅·释水》:“大夫方舟。”郭注:“併两船。”因这种船的形象而发展出“比方”,孳生出“相仿”的“仿”字,正是事物与其性状之间的引申。又如

---

<sup>①</sup>此处引用的部分见《训诂方法论》“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一节,该书157~158页。



“钢”，是一种质地坚硬而不易折断的金属，所以能发展出“刚强”之义。车辅的“辅”是停车时防止车倾倒的，所以有“辅助”之义。……这些都属同所的引申。

这里所说的“同所的引申”，因同居一所而具有共现性，人们经常同时感知这些事物和性状，就很容易引起以此及彼或以彼及此的联想，这就是认知语义学的“转喻”。但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常见的事物也是有差异的，经常同时出现的事物和性状很多，不同民族的关注点也是不同的；所以，同所的引申便不能不带有本民族的特点。例如“纵横”义与“横逆”义因门插关而相联，“比方”之义与船有关，划船与犁地有关……便与中国国内汉族的特殊生活分不开。

词义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和经验性直接相关。正因为意义没有经过抽象思维的概括，它的内涵必然存有历史文化的积淀，在语言的运用中，这些隐含着的历史文化内涵常常被自然而然地揭示出来。

首先，礼俗习惯带来词义的民族特性。人类生存在不同的时空之中，形成了不同民族各异的风俗——风是自然界给某一地域的人群带来的生活习惯；俗是社会制度和教化给某一地域的人群带来的生活习惯；礼是为了教化和秩序所做的制度的规定。这些生活的习惯和礼制的规定一旦形成，就具有共同的、长期的、不断重复的特点，所以能直接通过心理反映在词义的内涵里。例如：

中国的地势是西面高，东面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都是由西向东入海。山脉与水系相间，也呈东西状。《周礼·考工记》说：“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这一说法反映了古人已经认识到山与川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人的居住与山川的关系。中国的这一地理特点，熔铸在很多词的词义里，例如：山水相夹，山之南必为水之北，山之北必为水之南。太阳从东方升起，白天正午在北面，照到山之南，因此，汉语称南面是阳面，北面是阴面。北面不见太阳，所以不论是窑洞还是房屋正常的建筑都坐北朝南，“北”有“背”义由此而来。战争失败逃跑是背对追逐者的，所以称“败北”。地方名称“山名+阳”在山之南；“山名+阴”则在山之北——衡阳地处南岳衡山之南，华阴在中岳华山的北面；“水名+阳”在水之北，“水名+阴”则在水之南——洛阳位于洛河北面，江阴位于长江南面。

古代以服饰辨别等级，很多词义与这一礼制有关。例如：用“大